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通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二十二年六月　天皇製述聖
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荅書

二十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
奉觀　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
夫顯揚正教非智无以廣其文崇闡
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
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
宏遠奧旨遐深極空有之精微體生
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
源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
聖慈所被業无善而不臻妙化所敷
縁无惡而不翦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
秘扃是以名无翼而長飛道无根而
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鍾夕梵交二
音於鷲峯慧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
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莊野春林
爲天花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福垂拱而治八荒

德被黔黎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骨
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
梵說之偈遂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
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嶺竊以
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奥
感懇誠而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
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之澤於是
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揔成
乎實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
聖德者哉玄奘法師者夙懷聰令立
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
遊十地超六塵之境獨步迦維會一
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无質尋
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
登雪嶺更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
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貞觀十九
年二月六日奉 勅於弘福寺翻譯
聖教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
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燈之長
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
以顯揚斯旨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
之明 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
之聲文抱風雲之潤治輙以輕塵足
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曜摛光憑
高天而散景九河灑潤因厚地而通
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既然演法依
人理在无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　睿藻弁述
天文讚美大乘莊嚴寶相珠迴玉轉
霞爛錦舒將日月而聯華與咸韶而
合韻玄奘輕生多幸沐浴殊私不任
銘佩奉啓陳謝時降
令書曰治素无才學性不聡敏內典
諸文殊未觀覽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来書褒揚讚述撫躬自省
慙悚交并勞師等遠臻深以為愧
釋彥悰箋述曰自二　聖序文出後王
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德
音內外揄揚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
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波迴霧委
所謂上之化下猶風靡草其斯之謂
乎如来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
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請鐫
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　帝可之

後寺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將軍
王羲之書勒於碑石焉庚辰
皇太子以文德聖皇后早弃万方思
報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
臣高季輔宣令曰寡人不造咎譴所
鍾年在未識慈顏弃背終身之憂貫
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
忌在辰歲時興感空懷陟屺之望益
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遠瞻奉无
逮徒思昊天之報罔寄烏鳥之情竊
以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孺慕
是用歸依宜令所司於京城內舊廢
寺妙選一所奉為文德聖皇后即營
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
林泉務盡形勝仰規忉利之果副此
罔極之懷於是有司詳擇勝地遂於
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
藍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
園窮班倕巧藝盡衡霍良木文石梓
桂櫲樟栟櫚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
凡十餘院揔一千八百九十七間牀
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又

讀法師所進菩薩藏經美之因
勑春宮作其經後序其詞曰
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
通幽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隐
殊昧實際之源徵緑錯以研幾盖非
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董風于
八埏德洽生靈激波瀾於万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垂拱而化漸鷄園勝
殿凝旒而神交鷲嶺捴調御於徽號
匪文思之所窺綜波若於綸言豈繫
象之能擬由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
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遂使
三千法界盡懷生而可封百億須弥
入堤封而作鎮启連德水迩帝里之
滄池舍衛養園接上林之茂苑雖復
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无幽
不闡所謂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
能仁撫運拂劫石而無盡體均具相
不可思議校美前王焉可同年而語
矣爰自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
文尚隱漢王精感託夢想於玄霄晉
后翹誠降脩多於白馬有同蚕酌豈
達四海之涯取辟管窺寧窮七曜之

隩洎乎皇靈遐暢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發明德被金剛之際恒沙國土普
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真實路龍宮梵
說之偈必萃清臺猊吼貝葉之文咸
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莖垂此慧
雲遍霑翾走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
之靈感者乎夫菩薩藏經者大覺義
宗之要旨也佛修此道以證无生菩
薩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關鍵所
資四无量心根力斯備蓋彼岸之津
涉正覺之梯航者焉貞觀中年身毒
歸化越熱坂而頒朔跨懸度以輸賮
文軌既同道路无擁沙門玄奘振錫
尋真出自玉關長駈奈苑至于天竺
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
詔翻譯於是畢功余以問安之暇澄
心妙法之寶奉述
天旨微表讚揚式命有司綴于終卷
自是帝既情信日隆平章法義福田
功德无輟於口與法師无蹔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臥具數令換易
秋七月景申夏罷又施法師納袈裟
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

線出入所從　帝庫内多有前代諸
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造此將為
稱意營之數歲方成兼興四巡恒將
隨逐二十二年　駕幸洛陽宮時蘇
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師並有高
行學該内外為朝野所稱　帝召之
既至引入坐言訖時二僧各披一納
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既
来謁　龍顔故取披服　帝哂其不
妙取納令示仍遣賦詩以詠恭公詩
曰福田資像德聖種理幽薰不持金
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
相氛氳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
公詩末云如蒙一披服方堪稱福田
意欲之　帝並不為各施絹五十疋即
此納也傳其麗絶豈常人所宜服用
准法師盛德當之矣時并賜法師剃
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
勑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
臻寵靈隆赫恭對惶悸如履春氷玄
奘幸遭邑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三
業无紀四恩靡荅謬迴天睠濫叨雲
澤忍辱之服彩合流霞智慧之刀銛

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以
斷塵勞之網起餘識於彼已懼空跡
於冒榮慚悳屏營超承俯僂鞠心跼
蹐精爽飛越不任悚荷之至謹奉表
謝以聞塵黷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
勞兵事纂曆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
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已來氣力頗
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
留心八正牆塹五乘遂將息平復因問
欲樹功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
寢惑非慧莫啓慧芽抽殖法為其資
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御天下分崩
四海塗炭八埏鼎沸朕屬當戡亂躬
履兵鋒亟犯風霜宿於馬上比加藥
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
非福善所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
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寺宜
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
六所計度僧尼一万八千五百餘人
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
侶將絕蒙茲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
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

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
逾身命之施非恒沙珍寶所及加以
理微言約故賢達君子多愛受持未
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
經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
敬今觀舊經亦微有遺漏據梵本具
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
若欲明菩薩以分別為煩惱而分別
之惑堅類金剛唯此經所詮无分別
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
知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
二頌闕一九喻闕三如是等什法師
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
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
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貴理不必
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
剛般若委依梵本奏之　帝甚悅冬
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從還先是
勑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
號弘法院既到居之晝則帝留談說
夜乃還院翻經更譯无性菩薩所釋
攝大乘論十卷世親論十卷緣起聖
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

皇大子又宣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
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勑旨度
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
臨行道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
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丹青雲氣瓊
礎銅沓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
移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令
旨令充上座進啓讓曰沙門玄奘啓
伏奉令旨以玄奘爲慈恩寺上座恭
聞嘉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深增戰
悚玄奘學藝無紀行業空踈敢誓捐
軀方期光賛憑恃皇靈窮遐訪道所
獲經論奉勑翻譯情異法流漸潤克
滋鼎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
冐危途久嬰痾疢驚寒力弊恐不卒
業孤負國恩有罰無赦命知僧務更
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沉失途伏惟皇
大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因心感風
樹之悲結寒泉之痛式建伽藍將弘
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顛仆伏願散情遠鑒照弘法之
福因慈造曲垂察愚鄙之忠款則法
僧無悔吝之咎魚鳥得飛沉之趣不

任懸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悚悕
十二月戊辰又勅太常卿江夏王道
宗將九部樂万年令宋行質長安令
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
並使務極莊嚴已巳旦集安福門街
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陳列於
通衢其錦綵軒轞魚龍幢戲凡千五
百餘乘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內出繡
畫等像二百餘軀金銀像兩軀金縷
綾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幷法師
西國所將經像舍利等爰自弘福引
出安置於帳座及諸車上處中而進
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竪長
竿懸幡幡後即有師子神王等爲前
引儀又莊寶車五十乘坐諸大德次
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
武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大常九部
樂挾兩邊二縣音聲繼其後而幢幡
鍾鼓訇磕繽紛眩日浮空震曜都邑
望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
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訓領東宮兵
千餘人充手力　勅遣御史大夫李
乾祐爲大使與武侯相知撿挍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illegible]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手執
香爐目而送之甚悅備路觀者數億
万人經像至寺門
勅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
安置殿內奏九部樂破陣舞及諸戲
於庭訖而還壬申將欲度僧辛未
皇太子遣使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
寺南列羽儀而来至門下乘步入百
寮陪從礼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
造寺所為意發言嗚噎酸感傍人侍
臣及僧无不哽咽觀茶蓼之情亦令
之舜也言訖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
行成宣恩宥降京畿見禁囚徒然後
剃髮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帛訖屏
人下閤礼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
師房製五言詩帖於戶日停軒觀福
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盖接
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
遥合彩空外迴分暉蕭然登十地自
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欣
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
隆近古以来未曾有也其日
勅迎法師還北闕二十三年夏四月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十二張 通

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
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因
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
經訓對　帝深信納數攘袂嘆曰朕
共師相逢晩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
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无减平
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
宮中庚午帝崩於含風殿時秘不言
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　皇太子
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
曰永徽万方號慟如喪考妣法師還
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无弃寸
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
必兼夜以續之過乙之後方乃停筆
攝經已復礼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
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
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
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来决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来諮禀復有
内使遣營功德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
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
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餘人咸請
教誡盈廊溢廡皆詶答處分无遺漏

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无所擁
滯猶尚諸德說西方聖賢立義諸部
異端及少年在此周遊講肆之事尚
論劇談竟无疲怠甚精敏强力過人
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來過礼懺逢
迎誘導並皆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
敬稱嘆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刺史
賈敦賾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
杜正倫恒州刺史蕭銳因朝集在京
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菩薩戒
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說菩薩行法勸
其事君盡忠臨下慈愛群公歡喜辭
去癸卯各捨淨財共修書遣使參法
師謝聞戒法其書曰竊聞身非欲食
如来受純陁之供法无所求淨名遂
善德之請皆為顯至理之常恒示凡
聖之无二又是因攜以接物假相而
馭道為之者表重法之誠受之者為
行檀之福豈曰心緣於彼此情染於
名利者哉仰惟宿殖德本非於三四
五佛深達法相善識一十二部獨悟
真宗遠尋聖迹遊崛山之淨土浴恒
水之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扱至

文於百代之後探玄旨於千載之前
津梁庶品不瞰不昧等施一切无先
无後蹟等識蔽二空業淪三界猶蚕
絲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順教
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
隱身而為宴坐厭苦而求常樂而遂
滯无明近昏至理未能悟佛性之在
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涉有
无不能即八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
通佛道辟涉海而无津猶面牆而
靡見昨因事隙遂得叅奉曲蒙接
引援菩薩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
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四心盡於来
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
足為喻始知如来之性即是世間涅
槃之際不殊生死行於波若便是不
行得彼菩提翻為无得忽以小機預
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喜然夫檀
義攝六法施為優尊位有三師居其
一弘慈利物雖類日月之无心仰照
懷恩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聞法捐
軀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輙敢庶
幾謹送片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

誠懇生其福田爰茲微施隨意所爲
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
集嶽尚須彌而永固可久可大幸甚
幸甚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謹遣白
書諸无所具賈敦頤等和南其爲朝
賢所慕如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
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
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
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
國之崇基爲釋迦之故迹將欲營築
附表聞奏
勑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師所
營塔功大恐難卒成宜用塼造亦不願
師辛苦今已勑大內東宮掖庭等七
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
塼仍改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四
十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式也塔
有五級并相輪露槃凡高一百八十
尺層層中心皆有舍利或一千二千
凡一万餘粒上層以石爲室南面有
兩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
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遂良之筆也
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

聶

自惟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
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依又慶少得
出家目覩靈相幼而慕法耳屬遺筌
聞說菩薩所修行思齊如不及聞說
如來所證法仰止於身心所以歷尊
師授博問先達信夫漢夢西感正教
東傳道阻且長未能委悉故有專門
竟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致乖
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
是以面鷲山以增哀慕常啼而假寐
潛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之
域投身入万死之地縱是聖迹之處備
謁遺靈但有弘法之人遍尋正說經
一所悲所見於未見遇一字慶所聞
於未聞故以身命餘資繕寫遺闕既
遂誠願言歸本朝幸屬休明 詔許
翻譯 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紐
隆象季允膺付屬又降發 神衷親
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講道復為述
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瀁
汗垂七耀之文鏗鏘韻九成之奏自
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
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

所天雅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
天文新寮無絕所以敬崇此塔擬安
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峩
永劫願千佛同觀氣盈聖迹與二儀
齊固時三藏親負簣畚揩運軌石首
尾二周功業斯畢夏五月乙卯中印
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
致書於法師智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
四韋陁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
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
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
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域日
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
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
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而媿
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忌乃使同寺沙
門法長將書并賚讚頌及疊兩端揄
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剛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
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摩訶支那國
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
耶敬問无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十八張　正

今並佛大神變讚頌及諸經論比量
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无量多
聞老大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
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今共寄
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怪其少
願領彼須經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
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贖所慕
如此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
書法師答并信物其書同文錄奏然
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修書中印度摩
揭陀國三藏智光法師座前自一辭
違儀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聞思
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
問并承起居康勝豁然目朗若覩尊
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節候漸暖
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
藏大法師无常奉聞摧割不能已已
嗚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滅遷集
之痛何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
樹功長劫故得挺沖和之茂質標懿
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輝龍猛重然
智炬再立法幢撲炎火於邪山塞洪

流於倒海策疲徒於寶所示迷衆於
大方蕩蕩焉巍巍焉實法門之棟幹
也又如三乘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
莫不韞綺留懷貫練心府文勝節而
克暢理隱昧而必彰故使內外歸依
為印度之宗袖加以恂恂善誘曉夜
不疲備尊自盈酌而不竭玄奘昔因
問道得預參承并荷指誨雖曰庸愚
頗亦蓬依麻直及辭還本邑囑累尤
深慇懃之言今猶在耳方冀保安眉
壽式贊玄風豈謂一朝奄歸万古追
惟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承雅
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當難可處奈
何奈何有為法尔當可奈何願自裁
抑昔大覺潛暉迦葉紹宣洪業商那
遷化鞠多闡其嘉猷今法將歸真法
師次任其事唯願清詞妙辯共四海
而恒流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
奘所將經論已翻瑜伽師地論等大
小二十餘部其俱舍順正理見譯未
周今年必了即日大唐天子聖躬万
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法王之
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

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第二十張　道

抄寫國內流行爰至隣邦亦俱遵習
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華邕邕穆
穆亦不異室羅筏揩多林之化也伏願
照知又前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錄
名如後有信請為附來并有片物供
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尠薄
玄奘和南又答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提
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
仰唯深音寄不通莫慰傾渴彼苾芻
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悅又
領白㲲兩端讚頌一夾來意既厚媿
德愧以无當悚息悚息節氣漸和不
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之論
栖慮九部之經建正法幢引歸宗之
客摯克勝鼓挫鏁腹之賓頡頏王侯
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
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
豐勞積昔因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
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
徒眾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豎
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
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遂生凌觸

罷席之後尋已諮然今來使猶傳法
師亡中謝悔何懐國之甚也法師學
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
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曒潔後
進儀表屬在高人願勗良規闡揚正
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
師未為深信所謂躭翫羊鹿弃彼白
牛賞爰水精捨頗胝寶明明大德何
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
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
致嗟悔今使還國謹此代誠并附片
物蓋欲示酬來意未是盡其深心也
願知前還日渡信渡河失經一馱今
錄名如別請為附來餘不能委述茲
菩玄奘謹呈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乙巳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

三藏法師傳卷七　第二十張　[illegible]

東
吾